

惠州文脉【花地·西湖】

破烂王

□胡玲

碾米机的变迁

□胡湖

小蓊

□石毅

雪域冬宫

□夏杨

杜鹃声声

□戚思翠

东山顶上月光皎洁 照亮了年轻姑娘回家的路 银辉洒满山顶宫殿 夜归的人抖落一身寒气 眼角柔情暖化了孤寂的时光

从此挂在天上的明月 变成了姑娘眼角的泪光 香雾缭绕酥油灯摇曳 冬宫里的少年心情惆怅 一曲情歌唱彻明月夜

从此诵经的真言里有你 磕长头的山路上有你 摇铃诵经的人群里有你 从此不为超度不为修来世 只求此生再遇见你笑颜

从此远赴雪域的人 有多少不为朝圣不为觐见 只为寻觅你的足迹 在经殿的香雾中聆听真言 也聆听你僧袍之下的 青春的回响

其实我也发现 在这故事重叠的圣地 你没留下一丝痕迹 在人群之间流转着的各种传说 只重复千万遍的不合时宜 却也能读透生死读透人间冷暖

布谷布谷，快种快割…… 漫步在钢筋水泥鸽子房的都市，竟然听到了布谷鸟的叫声，让我惊艳不已！这叫声深藏在我童年记忆中，一晃数十年过去，这叫声又如天籁，将我拉回到童年的故乡。实质上，我的童年是伴随着这布谷鸟的叫声长大的。每到有布谷鸟的叫声时，也是麦熟季节。

众所周知，布谷鸟即杜鹃，又名子规、杜宇鸟、伯劳等，是一种夏候鸟。关于杜鹃，传说颇多，大多忧伤。于古代，杜鹃常被当作一种“冤禽”、一种“冤鸟”。相传，古时蜀国君主杜宇忧国伤事，死后化成杜鹃鸟，四季啼鸣。虽说悲情，但亦警醒人们牢记历史，要勤奋有为。“杜宇冤魂积有时，年年啼血动人悲”“杜鹃暮春至，哀哀叫其间”“杜鹃叫得春归去，劝边啼血苟犹存”，都说明了杜鹃啼得口干舌苦、裂血而出，有认真负责的精神。

记得儿时，每至夏初，就听到自天空传来一种奇特的鸟啼：“布谷—布谷，布谷—布谷—”一句句叫声，时断时续，由远而近，凄婉悠扬。于是，我们奔跑在广袤的田野里，使出浑身解数想追赶它，但它异常机警敏捷，飞行急速，不易接近。一雨日，终于在隐蔽树林里发现了它的老巢，它乖乖地守着窝，不再飞翔，不再叫唤，两眼紧盯着我们，满是乞求。它的体形大小和鸽子相仿，但



高山流水

□李昊天 摄

除了捡破烂，每天在老屋里与破烂为伴。渐渐地，破烂堆满了整个老屋。小王由原来大家眼里的天之骄子变成了反面教材。有街坊好心劝他：“你读了这么多书，去大公司做个白领多好啊！或者自己创业做点什么，捡破烂太浪费人才了。”他淡淡一笑，不作回应，依然如故。久而久之，街坊们也懒得劝他了，大家背地里给他取了个绰号叫“破烂王”。

老街历史悠久，保留着许多旧时的建筑，偶尔，有影视剧组来此取景。这天，大导演陈风带着拍摄团队来老街采风。陈风正在筹拍电影《古街秘史》，影片计划到老街取景，他们先行来考察。经过“草庐”时，陈风停下脚步。“诸葛亮居住之地称‘草庐’，陶渊明说‘草庐寄穷巷，甘比辞华轩’，不知这间‘草庐’里，住着什么高人？”陈风好奇道。

陈风一行人推开大门，看到满屋子堆得像小山似的破烂，破烂王正坐在一方狭小的空地上，擦拭着一个旧花瓶。

“这里真是别有洞天，一屋子的宝贝啊！”陈风像发现新大陆似的，两眼发光，发出一声声

喜悦的惊叹。破烂王起身相迎，高兴地说：“你是第一个光顾草庐的客人，这些物件，别人都说是破烂，不屑一顾，只有你说是宝贝！”

陈风像游鱼一样在破烂堆里穿梭，摸摸这个，看看那个，好不兴奋。陈风看到一个红木梳妆台，说：“这雕花和做工，应该是清朝的！但这个镜子……”

陈风把脸贴近镜子，上上下下地看，摸了又摸，凝神思索了好一会，说：“我看着像清朝的，但又不敢确定。”

破烂王竖起大拇指，说：“您真是识货的行家啊！这梳妆台是在垃圾堆里捡来的，估计人家嫌它太旧太老了，镜子也破了，就丢了，我修好吧，从一位老人家里要了块旧镜子装上去，然后对整体进行了做旧处理。”

陈风又看到一个陶瓷大碗，说：“这碗底的鱼戏莲叶图颇有明代宫廷画之风。”

破烂王说：“好眼力，这碗是明代隆庆年间的，是我从别人丢弃的废物里找来的，碗底裂了道缝，但碗底有游鱼的花纹，特别漂亮，我就在裂缝上画上荷叶，裂缝就隐而不见了。”

在破烂王等人的奔走和呼吁下，政府决定改造老街，破烂王成为改造小组的成员，积极为改造出谋划策。老街经过修缮和保护，焕然一新，散发着古色古香的风韵，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观光。

这天，在文化部门的组织下，一场名为“穿越历史”的旧物展在老街隆重举行，破烂王那些稀奇古怪的旧物一一展示在人们面前，吸引无数人前来参观。破烂王告诉大家，老街的一砖一瓦都是历史，一梁一椽都是珍宝，大家要珍惜和爱护。

黄昏时分，展览结束，破烂王正在收拾旧物，听到身后时断时续的脚步声，他回头，看见父母站在路灯下，不好意思地看向他，欲言又止。

“我们刚好经过这里，顺便来看看……”母亲说。

“爸，妈！”破烂王叫了一声，眼睛里涌上一层泪花。父母不语，帮他旧物一件件收拾好，打包，装上车。然后，一家人往家的方向走去。

“原来老街上藏着这么多宝贝啊，破烂王这小子一点也不傻，精着呢！”现在，老街人看到破烂王骑着三轮车四处转悠，免不了在背后好一阵夸赞。

安安稳。它同情单身汉说“好苦好苦”，它安慰小孩说“不哭不哭”，它劝告游子说“不如归去”，它警示不孝媳说“恶妇恶妇”。

“万壑树参天，千山响杜鹃。”王维笔下的杜鹃，一幅美丽富饶的山水画卷：“子规啼彻四更时，起视蚕笼怕叶稀。”谢枏得梦里的杜鹃，一张勤劳忙碌的养蚕图；“等是有家归未得，杜鹃休向耳边啼。”无名氏吟咏的杜鹃，一支游子惆怅的思乡曲；“从今别却江南路，化作啼鹃带血归。”文天祥心中的杜鹃，一首昂扬的正气歌。

“绿遍山原白满川，子规声里雨如烟。乡村四月闲人少，才了蚕桑又插田。”杜鹃在现场直播，情景在眼前闪过：“草青青，绿遍山原。流水滔滔，河川盈盈。细雨蒙蒙，如岚如烟。杜鹃声声，‘插田插田’。乡村四月无人，才收蚕桑又插秧，多么美丽和谐的生态田园诗！农人正用勤劳粗糙的大手温柔摩挲着每一粒种子，灼灼目光深情抚摸着每一寸土地。希望，像杜鹃鸣唱，激励，欢畅，昼夜不息。”

“架犁架犁唤春农，布谷布谷督岁功。黄云压檐风日美，绿针插水雾雨蒙”，陆游笔下的乡村美景。还有“子规夜半犹啼血，不信东风唤不回”，充满积极向上、奋发图强的力量！

声声杜鹃，杜鹃声声……

喜欢把七七芽唤作小蓊，像称呼一个年轻善良美丽率性的女孩名字。

冬去春来，小蓊和野苜蓿、扶扶、婆婆纳、泥胡菜一起相约来到世上。起初，小蓊从大地上仅露出两片鹅黄嫩叶，外圈的齿形叶凸起几根乳毛软刺。风吹雨润，小蓊由地面到脚踝，从脚踝到脚脖，一路延伸，潜滋暗长，直奔膝盖。

几个拎着篮子光着脚丫的孩子，像一群鸟儿在田野上觅食，他们叽叽喳喳熟练地收集一株株鲜嫩的小蓊，河水沐浴后的小蓊潭水一样清澈，是猪羊们的美食佳肴。

春风春雨里，小蓊长高了，叶片增多了。绿油油的长叶排兵布阵，循迹守城，像千手观音一样浑然天成。叶片上的利刺棱角分明，仿佛一身玉衣刀甲，穿在小蓊笔直的腰杆上，威风凛凛，英姿飒爽。

麦子的花季，是小蓊一生最美的年华。

此时，小蓊擎起一朵绿草莓状的花蕾，乍一看，和泥胡菜的花苞俨然一对孪生姐妹。在布谷鸟的召唤下，羞答答的小蓊静静地打开心扉，一根根红丝丝密密匝匝地簇拥着，散发淡淡的香味。盛开的花苞像打开一把美丽的天堂伞，比越膝的泥胡菜还俊俏。这把天堂伞笑容可掬，酷似一团灿烂的火苗，更似一朵赏心悦目的旱地红莲，让人心潮起伏，情不自禁俯身挨近……

这些生动的笑脸，一团团红彤彤的火苗，一朵朵貌若天仙的红莲，跟热情的打碗花、碎金色的苜蓿花、亮晶晶的猫猫眼、雪沫似的荠菜花欢聚一堂，配合着此起彼伏的蛙鸣鸟欢。翩翩起舞的蝴蝶、漂亮的花蜻蜓、浅唱的蜜蜂、长吟的蚯蚓、忙忙碌碌的小蜘蛛，水陆空各路明星纷至沓来，一场热热闹闹的青春盛会在乡土上映……

一朝春尽红颜老。麦收季节，小蓊走到生命的暮年。此时，小蓊的花架变成了洁白的羽毛，风一吹，便轻盈飘起，蒲公英似的种子，飘呀飘，飘到云端、树枝、路边、渠埂、河畔、山坡、墓地……飘到哪里，它们就在哪里，四海为家，无怨无悔，风裹着泥土掩埋了这些种子，饮着雨水甘露，它们重启生命之旅……

花朵风吹云散，小蓊剩下黄黄绿绿的叶携着一根根尖刺，阳光把它们锤炼成钢针利器。这些利器曾让少年的我无数次引领小蓊的泼辣性。小时候，拾麦子，一不小心，脚丫踩在倒伏的小蓊上，一阵针扎般疼痛，中枪一样一屁

混在一起的。大家觉得碾米不用去河边了，方便多了，而且也不再受水的丰枯期影响。

大约八十年代末，新的碾米机出现了，碾出来的米和糠是分离的，不需风车，省事省力。这让村子里的人觉得很惊讶、很新鲜。当时，堂叔家承包了村里的碾米房，生意不错，远近近的人都来碾米，又经常排长队了，她家难得吃上一顿囫圇饭。

直到村子里出现第一台微型碾米机，堂叔家都是很忙忙的。微型碾米机很快在村里遍地开花，村民在自己家里就能碾米了，什么时候碾、碾多少，随意。村里的碾米房就支撑不下去了。

没想到微型碾米机如今也用不上了。村民们基本不种田了，很多田转包给了专业的公司。年轻人出外打工挣钱，留在家里的，跟城里人一样买米吃。

花桥河边的碾米房早已消失无踪，学校旁的碾米房如今也踪迹全无，遑论那石臼铁杵了。各式碾米机谁也没有想要保存，淡淡地成了记忆深处的符号。

岁月就像花桥河一样静静地流淌，少有波涛汹涌的时候，静得你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。当你猛然惊觉，想要回过头去探寻它的存在，却发现已经回不去了。哪怕是一个漩涡、一朵浪花、一块沙石，很多时候都难找到了，只能在遥远的记忆里独自咀嚼。这是生活的遗憾，但又何尝不是生活的甜美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，生活总在滚滚向前，而有诗人说过：过去了的都会成为美好的回忆。

夏，河畔芝麻地的马唐草风起云涌，马泡长长的藤蔓挂着香喷喷的果子，扶疏的龙葵吊着一粒粒甜甜的黑珍珠，成熟的灯笼果香得迷人，还有各种叫不出名字的植物。我戴着草帽，随母亲一起去割牛草。母亲挥着镰刀，草在她的手里像顺从的羔羊，一摊摊耸起。浓浓的草汁昏暗了母亲砂纸一样的双手，汗水爬满她的额头，从她后背的衬衫渗出。母亲口干舌燥，趁她喝水的工夫，我偷偷拿起镰刀，学着她的样子，一手薅草，一手试刀。一不小心，锋利的刀刃突然咬了一下我的手指，顿时，鲜血直流，吓得我丢下镰刀哇哇大哭。母亲急忙摘下一株植物几片刺叶折叠，放在掌心对搓揉烂，然后，迅速敷在我的伤口。片刻工夫，汩汩流淌的伤口遂投鞭断流。

我很好奇。母亲说，这种植物叫七七芽，除了喂猪喂羊、止血止痛外，荒年里，更是救命的食粮。

哦，张牙舞爪的七七芽竟是一株让人感激的良草。

此后，割草的年龄，每遇刀伤，我就学着母亲的办法：掐几片七七芽叶子，折叠，揉烂，迅速敷在伤口上……

成年后，我对七七芽有了更多了解。

七七芽有好多名字——刺儿菜、鸡脚刺、刺狗牙、小蓊、马蓊、虎刺、刺刺、恶鸡婆、淡芥等。这些称呼褒贬不一，毁誉参半。常言道：人无完人。推己及物，草也无人完。在我看来，草像人一样，都是有血有肉的生命体。反躬自省，人大大不必苛求一株寻常植物。缘此，我更喜欢小蓊这个朝气蓬勃、率性的名字。

我还从《本草拾遗》中知道小蓊：“破宿血，止新血，暴下血，血痢，金疮出血，呕吐等，绞取汁，煎和糖，合金疮及蜘蛛蝎蝎毒……”

小蓊，一株让人敬畏的植物！

每年清明，给亲人上坟，看到土坟上荠菜、燕麦、蒲公英，还有许多带刺的小蓊长年陪伴死去的亲人，心里不由自主萌生许多感动与思索。

善与美，世界需要你去守护。植物世界大概也如人生。